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二十辑

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专辑(下)

- 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经过…………… 崔月犁
- 沸腾的沙滩…………… 萧 松等
- 未名湖畔的风云…………… 原燕京大学地下党部分党员
- 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的前前后后…………… 沈 勃等
- 把生产搞瘫痪 让敌人团团转…………… 张进科 周文彬

北京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辑

〔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专辑〕(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二 十 辑

[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专辑](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80,000 字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 11071·201 定价: 1.50 元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辑

目 录

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经过……………崔月犁（1）

沸腾的沙滩

——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地下党领导文、理、法学

院学生民主运动的回忆……………萧松 马旬 宋柏（16）

回忆解放前的峥嵘岁月

——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工学院地下党的斗争

……………原北京大学工学院地下党部分党员（74）

难忘的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农学院地下党的斗争

……………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地下党部分党员（91）

团结战斗迎黎明

——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医学院地下党的斗争

……………原北京大学医学院地下党部分党员（107）

在革命的狂飙中成长

——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第四院地下党的斗争

……………原北京大学第四院地下党部分党员（127）

未名湖畔的风云

——记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燕京大学地下党的斗争

.....原燕京大学地下党部分党员 (152)

一所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学校

——关于燕京大学义务学校的回忆.....叶祖孚 (198)

解放战争时期中法大学地下党的斗争

.....原中法大学地下党部分党员 (208)

华北文法学院地下工作的回忆.....张 旭 (229)

附：登楼拒捕的片段回忆.....焦希舜 (241)

莫道年华少 革命也争先

——记解放战争时期北平汇文中学地下党的斗争

.....赵嗣良 (245)

团结知识分子迎接黎明的到来

——回忆贝满女中教员支部的工作

.....刘俊英 陶凤娟 (276)

利用敌人 掩护自己

——关于在北平育青女子高级职业学校掩护地下

学委负责同志的回忆.....董 华 (284)

策动国民党九十二军起义的追记

.....薛成业 李介人 季鸿 (294)

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的前前后后

.....沈勃 徐伟 曹绮文 雷杜 (306)

战斗在铁路局内部的地下尖兵

.....原平津区铁路局地下党部分党员 (323)

把生产搞瘫痪 让敌人团团转

——北平七十兵工厂地下党斗争回忆

.....张进科 周文彬 (342)

我的秘密交通员工作安 捷 (376)

北平解放前夕访叶盛章纪 刚 (384)

读者来信 (388)

作者来信 (395)

来函照登 (398)

更正 (400)

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经过

崔 月 犁

北平的和平解放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北平获得和平解放的经过仍为许多同志所关心，希望我能够回忆一下。因为事隔年久，具体情节显得淡漠，这使我的回忆只剩下一些骨架和梗概。每当我回想这段历史，就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同志的精练的概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正是三大法宝的威力，使我们赢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开创了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北平的和平解放确实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北平解放前夕的斗争形势

一九四八年冬，蒋介石国民党必败已成定局。在蒋管区，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军心涣散。那时的北平，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有钱有势的国民党大官们，纷纷抢购黄金和美钞，争先恐后乘飞机南逃。中下层的官员们怀着恐慌、观望、等待的心情，思谋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日日夜夜盼解放，悄悄地传颂着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

北平的地下党，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党

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从一九四二年个别党员陆续进城，到一九四八年冬北平解放前夕，已发展地下党员约三千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约五千人。其中“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系统约占三分之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为了迎接解放北平，南系学委（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抗战胜利后来到北平和天津）和北系学委（指原来在平、津的地下党组织）合并成为统一的学委。我们学委除了联系着大、中学生，领导着学生运动，并通过进步学生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的革命同志。我们建立了三处地下印刷所，三部地下电台。根据城工部的指示，在积极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并组织纠察队，搜罗枪支武装自己，做好护厂、护校、保护档案和文物古迹，配合解放军攻城的准备工作。首先把立足点放在武装夺取上，但也尽力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北平地下党组织联系着各阶层广大群众，在开展上述工作时，群众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

当时傅作义将军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我们党分析傅作义有两种可能，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之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多万人，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

事实正如我们党所估计的，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他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犹豫动摇之中。

我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辽沈战役胜利，使敌我两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伟大转折，我人民解放军相继开辟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场。华北战场的胜利，对平津周围战略要地的分割包围，使傅作义感到震惊，开始考虑寻求一条现实可行的出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保安一战，歼灭了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又在二十四日攻克了张家口，断绝了他北逃绥远的去路，打破了他依靠自己的实力割据一方的梦想，傅作义才接受和谈；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我军一举拿下天津，兵临城下，炮轰机场，彻底切断了他的陆上、海上去路之后，他才决心起义。

一小撮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千方百计地破坏和谈，阻挠傅作义将军起义。他们对我们实行跟踪、逮捕，我们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常有被捕入狱的。刘仁同志不断来电要我们“提高警惕”、“绝对保密”、“严格组织纪律”，尤其是我们从秘密状态变为半公开状态直接出面以后，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住处和身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把难得的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文字材料都加以处理，甚至连精心收藏的小小的电话号码纸片也烧掉了。这虽然增加了联系工作的困难，但因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所以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被捕，也绝不能让敌人从我们身边搜出任何证据以致牵连到其他同志。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我们看到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听

到解放军轰鸣的炮声，更加盼望北平能早一天得到解放。

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准备工作

早在一九四八年初，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我们的同志审慎地选择对象，以亲友关系谈心、谈形势，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逐步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有的条件成熟后则发展为共产党员。一年来，我们学委先后联系能和傅作义“说上话”的人有：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现名傅冬）、李腾九、邓宝珊。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促使傅作义将军起义。今天回顾这段往事，深深体会到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城工部领导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胜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一九四八年春，刘仁同志让北平地下学委系统担任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同志，与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联系，通过曾常宁的父亲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又是结义兄弟，在傅部下任高级军官。在王甦同志的鼓励下，曾延毅来北平找过傅作义，但他表示傅作义对他不信任，难以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建议通过刘厚同做傅的工作。刘厚同是傅作义和曾延毅的老师，当时是傅作义的“少将参议”，傅作义对这位老师相当尊重。曾延毅与刘厚同的家都住在天津，两家关系很深，经常来往，曾与刘无话不谈。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和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又是同学，刘杭生在曾常宁的影响下，参加了“民青”。那时我与王甦同志每星期联系一次。开始我是从王

甦同志那里了解到刘厚同老先生的一些情况，后来我与刘厚同见面却是通过民盟杜任之同志介绍的。

杜任之同志当时是华北学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从太原来的共产党员，也是民盟成员，与傅作义是同乡，有过交往，由于在太原有被捕的危险，来北平后便住在他弟弟的家里（他弟弟杜敬之是傅作义的军医）。那时在民盟中的地下党员关世雄同志向我反映了他的情况。一九四八年秋，我和关世雄同志一起到锦什坊街油篓胡同六号去看过他，他说他是共产党员，因有被捕危险，由太原来北京找地下党。他问我，他是回解放区还是留北平。根据党的要求，凡在北平能站住脚的都留在北平工作，所以我请示组织后答复他仍留在华北学院工作。杜任之同志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做了不少工作。

锦州解放以后，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华北平津的解放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北平的群众，一方面希望解放军赶快解放北平，一方面又担心战火会造成很大伤亡和破坏，因此和平解放北平就成了广大群众的心愿。杜任之同志以自己与傅作义有同乡之谊，积极促进傅作义接受和谈。他通过他弟弟与刘厚同见了面。刘厚同与傅作义商谈后，告诉杜说傅作义有意进行和谈，但希望有个民主党派参加，以便协调双方意见。傅作义找了当时民盟在华北的负责人张东荪做为第三方的代表。我们也同意。后来由于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开会，谈判问题暂时搁下了。

在南系学委王汉斌同志的领导下，李炳泉同志做他堂兄李腾九（傅作义“总部”的联络处长）的工作。王汉斌同志又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由天津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以便做傅作义的工作。

以上可以说是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 次 试 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刘仁同志把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余涤清同志叫回解放区泊镇，指示要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经我们学委研究，由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正式出面向她父亲试探，看傅作义的反映如何。

傅冬菊同志是傅作义的大女儿，是共产党员，由南系学委王汉斌同志领导。那时傅冬菊同志在天津《大公报》工作，为了便于对傅作义进行工作，将她调来北平。余涤清同志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当即去找她的父亲，向他转达我们党的意图。傅作义当时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傅作义问他女儿：

“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一下答不出来，又去问余涤清同志，余明确告诉傅冬菊，叫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正式接触。

第一次出城

学委考虑傅作义总是把傅冬菊看做孩子，在安排傅冬菊做傅作义的工作的同时，又派李炳泉同志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

作义的工作。

李炳泉同志，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九四〇年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北平，当时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当记者，后升为采访部主任。原来由南系学委王汉斌同志领导，有一段时间由余涤清同志领导。

李腾九是傅作义“剿总”总部的联络处长。李炳泉同志开始以亲属关系和他漫谈形势，然后谈到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才是出路。先把李腾九的思想做通了，再让李腾九找傅作义去谈。

李腾九与傅作义谈了几次，促使傅作义考虑和谈问题。十二月初我军以神速动作分割包围了华北的战略要地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等地，这时傅作义才感到和谈的迫切需要，找李腾九与共产党联系。学委决定李炳泉同志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出面，去和傅见面。

约在十二月下旬，傅作义决定派他的亲信、《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出城谈判，我地下学委则派李炳泉同志与崔载之一起出城。当时傅作义提出要我们在李炳泉出城后再指定一共方人员与李腾九联系。我们则指定当时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地下党员刘时平同志与李腾九联系。这次谈判条件，我们要求不仅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包括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在内，都要放下武器。傅作义说：“我的军队可以，其它我控制不了。”不幸余涤清同志和刘时平同志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军统逮捕。这条线被迫中断。

再 次 出 城

新保安、张家口被攻克之后，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已被歼灭。一

一九四九年元月上旬，平津前线吃紧，傅作义感到情况紧急，他决定派周北峰代表他再次出城谈判。我约好与他们在李阁老胡同张东荪家见面。我和周北峰先生是第一次见面。他想先和我谈谈，因为出去的路线、时间、暗号都用电报与城工部联络好了，不能耽搁，我让他们马上就动身。周北峰说：“我们这方面路过的军队关卡好说，到解放军那边怎么办？”我让他们带上一面白旗，准备过火线时用，并告诉了他们要走的路线和联络暗号。很快周北峰就和张东荪一起出发了。

后来城工部来电，要我们注意周北峰回来后傅作义的态度。我们了解到傅还是犹豫不决。不久攻打天津的战斗就开始了。军委来电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义可能有变化。果然，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与周北峰再度出城，傅作义最后下决心起义。

谈判过程中三个主要人物

原来地下学委对傅作义进行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多方面进行的。一九四八年秋，我已与刘厚同老先生直接建立了联系，那时我担任学委秘书长，分工上层统战工作。李炳泉同志出城之后，即由我作为共产党代表正式与傅方谈判，这时同志们原来联系的人都交给我联系，以便于全面掌握傅作义的动态和进行工作。在最后直接谈判阶段，主要是通过三个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

我们选择刘厚同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桥梁，因为他和我们有较长时间的接触，他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和谈的态度是

积极的，他对傅作义了解较深，同时深得傅作义的信任。通过刘厚同，我们对傅作义做了长达一年的工作。

我与刘厚同经常见面的地点在当时高等法院院长吴煜恒的办公室。吴煜恒是民盟负责人之一，在大后方时曾与董必武同志有工作来往。

刘厚同老先生看样子将近七十岁，是个读过旧诗书有才学的人。说话声音宏亮，头脑清楚，很健谈，很开朗，讲古论今，谈笑风生，一谈就是半天。吴煜恒院长语言温和，待人诚恳，为我们在哪里见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见面还设宴招待了我们两个。

我们是在谈判，同时也是在谈心交朋友，看样子刘老先生很喜欢和我这个年轻共产党员交朋友。老先生还送给我一张他们一家人的照片。刘厚同与我约定每星期见两次面，他说：“如果一星期不见你来，我就认为你被军统特务逮捕了，我便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找你。”当时军统特务活动特别猖狂。刘老先生对共产党是友好的，也是讲信义的。有一次，我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约，可真急坏了刘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有没有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当时，我告诉他，我姓李，是同仁医院的医生。其实，那时我已离开同仁医院了）。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没有找到李大夫，有个同仁医院的孙大夫（地下党员孙振洲同志也是同仁医院的大夫）被敌人逮捕了。

我与刘老先生直接接触约有三个月的时间，老先生对促成和谈尽了很大努力。从刘老先生所谈情况，清楚地知道傅作义是一直动摇的，一方面不愿跟蒋介石走；另一方面又想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傅作义对和平解放北平总没有一个肯定的答复。

事隔年久，很难记起每次都谈些什么内容，大体记得有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开始时，我们知道蒋介石还不断拉他，委以重任，我们主要谈的是跟蒋介石走没有出路，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当我们了解到美帝国主义想收买傅作义，支持傅作义在华北“独立”时，我们谈的是傅将军应珍惜自己的爱国抗日的光荣历史。美帝国主义装备了几百万蒋介石军队，也避免不了可耻的失败下场。针对傅作义还想依靠自己的一部分兵力退守察绥，我们谈的是察绥已经很难回去了。听到陕北广播电台公布战犯名单里有傅作义，接着就接到中央的来电，意思是“傅虽列为战犯，但与蒋介石有矛盾，仍要争取。”这时我们主要谈的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人民立了功，人民不会忘记，以解除傅作义的顾虑，让他下决心接受和平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如不打仗，不仅少死人，少破坏，而且保全了文化古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如果接受和平解放北平，那就是对人民立了一大功。

在对傅作义进行工作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傅作义的犹豫动摇，刘老先生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向他谈形势，摆利害，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与要求，明确指点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只要和平谈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毁灭。

据刘老先生谈，他曾劝傅作义发和平通电，停止内战。傅作义将军当时主要顾虑是：一怕控制不了国民党中央军；二怕得不到共产党谅解；三怕蒋介石轰炸北平；四怕对不起中央军；五怕被人看做叛逆。刘老先生把傅将军左右为难的处境向我们反映，也对傅作义的错误思想做了不少分析说服工作。例如他分析所谓“叛逆”的问题，对傅作义讲起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故事，他

说：

“汤与武王是桀、纣的臣，后人不但不称汤与武王是叛逆，反而赞美他们，忠应当忠于人民，而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成这个样子，人民流离失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的发展，顺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会箪食壶浆来欢迎你，谁还会说你是叛逆？”刘厚同在北平奔走和平八十五日，由于劳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们称他为“和平老人”，可以当之无愧。傅作义决定起义之后，刘老先生不以功高自居，表示从此隐退，回到了天津。

邓宝珊当时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我和邓宝珊见面是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邓宝珊穿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穿的灰棉军装，四方脸，语音沉重，一见面他就说：

“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正巧我随身带着陕北广播电台记录新闻宣传材料，送了他一份，他很高兴。这次我们谈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邓宝珊先生对蒋介石必败的认识是明确的，谈得比较投机。我对他说：

“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

他表示要竭力劝说傅先生。当我问到榆林地区的情况时，他说：

“先把傅先生的事谈定了，至于我那个地方的问题好办。”

我说：“那好吧，等以后再说吧！”

这是第一次会面。